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
三編 卷三

楊秋娥 晉省有書院，未詢其名，蓋司牧者所建，以振鐸之地也。邑諸生朱燮，年僅弱冠，肄業其中，諄謹嗜學，主是院者，舉刮目焉。丁巳冬杪，將歸度歲，院中人咸束其書，朱亦自理殘編。忽得詩箋，大如掌，草書若簪花，誦之，其句曰：「蓮房留蓮子，蓮子不肯住。一旦入金盤，空房泣秋露。」語極哀豔，頗類古樂府。朱因愛玩，不釋手。及抵家，黏之壁上，暇即吟哦，初不知為閨人之作也。時值除夕，酬酢頗繁，迨至人日以後，漸能約伴出遊。唐魏素勤儉，婦人女子間或荊布微行。所云如雲如荼者，得未曾有。朱逐隊游遨，偶過一巷，忽見平屋之上，有婦人以面巾覆首，荏苒而行，雙鉤彳亍，似甚纖細，不覺屬目。及近，則練裙布衣俱甚精潔，而素絲朱履益更動人。但未望見顏色，頗以為憾。乃積雪雖消，春冰微滑，婦竟捉足不定，延至眾前，竟如片雲飛墜矣。眾大嘩，婦適落朱懷抱，朱亟以兩腕夾持，幸無損傷。而蹉跌之餘，面巾自揭，眾眺之，蟬鬢玉顏，天然絕豔，則女子也。眾矚之地，不勝羞澀，賴去其家伊邇，如青鸞垂翅而遁。眾既為之醉心，不暇瞻顧，惟朱見紅箋一幅委於地上，知女子所遺，亟拾而袖之，同人又皆茫然。女去已遠，互相嘲戲，以朱未有室，爭謔之。朱惟含笑不答，意中亦頗覺自得。泊乎與眾分袂，不俟至家，即出箋於袖。展視之，墨跡猶新，則故蓮房一詠也，朱甚駭異。及返室中，合諸壁上，又復筆仗宛然，益為錯愕不置。因而頓起癡情，更思女子態度，竟至終夜不寐。晨起潛往其處物色之，盡得其實。女，楊姓，生於桂月，父母因字以秋娃。其舅為山右通儒，以娃字雖近古，而於今則俗，因易之曰娥。及長，貌姝麗，性且聰穎，即從其舅受學。工書能詩，所作有晉唐風味，其舅或因而閣筆。但產於寒素，且韜晦其光，遂絕無知者，年十七守字閨中。歲前因讀古有懷，擬作此絕，今往就正於舅，因顛遂返，慚赧不勝。初不意稿之遺落；更不知旬日之前何以先在朱手也。然朱亦僅得其姓字，且出自鄉鄰之口，亦未盡悉其才。惟慕色之念，日攢於胸，遂忽忽如有所失。上元已度，勢將入院肄習。朱之形狀如狂，只默誦女詩，不絕於口，且顛首頓足，曰：「是耶？非耶？果真所作耶？」硯席之同者，莫不聞而訝之。詰以其故，堅不肯言。閱數日，院師開講，眾皆肅聽，朱獨漠然不聞，時時如與人偶語。師怪而詰之，乃緘口木立，少間復然。有與之同日遊者，因陳其事於師，師歎曰：「此子殆病狂失心也，可扶歸其家，延醫施治，不然當瘋癲。」因此輟講，命人伴送使歸，備述其詳。父母皆垂泣，朱獨搖首止之，曰：「兒無疾，特冰上人約我為父母撮合佳婦耳。」言罷，瞑目如睡，竟夕鼾然，閤家益恟恟不定。殊不知朱自入院即祝曰：「疇以詩箋畀我，即當以月老自居，何累人相思而身處局外乎？」蓋書院素有靈狐，朱曾聞之，疑箋為其所致，故禱之如此。已而寂然，遂心口作念，有類於癡，實則性靈未昧也。當在講席之側，有一人高冠盛服，年約五旬餘，揖而與言曰：「前仿御溝流水，預以紅葉屬君，非無意也。良緣具在君，宜自圖，奚為怨悵於僕。」朱知其為狐，大喜，詰以詩所自來，並所以圖之之策，絮絮不休。維時人不見狐，只覺朱有所語，且未聞所云雲，是以疑而且駭。乃狐謂朱曰，「女雖育於楊，其前生實我族類，猶有母在。盍以婿禮往謁之，此姻良可望。」朱心已失所主，欣然曰：「諾。」及朱歸家，狐從之，相俟於庭戶之外。至是，朱覺身輕如葉，悄然出門，與狐偕行於市上。須臾至一巨宅，燈火熒熒，錦衣花帽之人司其啟閉者，不止一二。見狐即聲喏，曰：「丁員外來楊家，阿姊之事當有濟。」狐以首領之，其人即入稟白。少頃出肅客，朱從狐入。廳事五楹，極高敞，中設白玉屏風，鏤牡丹宛然如生。下置胡床，朱茵累寸，旁有繡杌四，光華炫目。周視室內，金玉之彝器映帶左右，舉為朱所希觀。因竊念曰：「得為渠家婿，當不慮富貴矣。」乃賓已履闕，主人猶未出，謁者告狐曰：「太孺人以老疾，不能疾趨，恐慢客，請坐以相待。」言已自出。狐引朱耳語曰：「此媼性毗，亦不輕於許可人。以君之才，深慮未能入彀。予有拙稿，君錄之，則雀屏不難中矣。」因以一紙授朱，朱益喜。俄而異香溢發，紗籠四引一媼冠帔而出。侍婢十數，妖冶絕倫。狐導朱執子婿禮，媼止之曰：「否！否！婚嫁非細故，無敢魯莽。」言次，竟據中坐，亦不少遜，狐與朱反北向而坐。朱以色為重，亦不以禮為怪。媼語狐曰：「年來亦大匆忙，竟不一顧。」狐起謝過。又問朱以姓氏及所業，朱一一敬對。媼笑曰：「泮水中自是化龍之地，玉堂金馬俱基於此。郎君以青年采芹，將來良不可限。」狐亦從旁贊揚，謂與朱比鄰，咕嚕之聲無少息，故敢於先容。媼之色似甚喜。既而曰：「老婦龍鍾，耳目之聰明大遜往日，兒女姻事無敢自作主張。俟小妮子來，與郎君旗鼓相當，渠之意中，則老婦之意亦中矣。」狐因請曰：「姊安在？」媼曰：「已遣婢，想當即至。」於是命婢進茗。啜之，味甚香冽。無何，婢報曰，「阿姑至。」朱與狐皆避坐，遠立屏後；又見紗籠，有女子繡衣錦帶。翩翩而來，見媼即斂衽再拜。朱睨之，裝飾雖異，姿態如初，實即女也。媼握其腕，並坐於床，且撫其肩曰：「兒近來頗念母否？」答曰：「雲胡不思，但隔世已久，非母於夢中見示，兒何能知？」媼又曰：「既念予，則予之命亦若父母之命也。母慮兒家綦貧，或輕許蚩蚩者流，誤兒一生。今丁員外來，為一朱公子執伐，其人頗才俊，可許乎？」女聞媼言，俯首不答，色雖赧然，而意似重有憂者。媼笑曰：「母不強兒，故召兒來自試之。臧否在兒，月旦童子當不誤人，奚為躊躇若此？」女色少解，而不語如故。媼又強之，卒默然。媼因謂狐曰：「妮子忒怕羞。題自老婦出，詩乃界之自擇，或可也。」狐即慫恿曰：「然。」媼指屏間花，令賦七言一律，且曰：「雀屏猶未若花屏之豔也。」於是群婢設幾於柱下，進水晶之硯，鋪流花之箋。朱既有所恃，坦然就坐，以狐稿置紙下，揮兔毫，運象管，俄頃而就。倩婢轉呈於媼，媼命女誦之。其律曰：「國豔依稀落筆端，玉山添媚彩雲團。圖成信有千金價，張去還宜百寶欄。雲母開顏堆繡被，花王笑日依瑯玕。葦葭果入黃荃畫，也許當筵學鳳鸞。」媼聆之，意先首肯。女亦微眈曰：「道在是矣。」乃起，而先入屏後。媼始延朱復其故處，曰：「郎信天才，與吾家秋娥可稱匹敵。歸宜亟覓執柯，好事固可諧也。」狐又起白曰：「微媼有命，鳳卜固屬無徵，然亦何能使人必從乎？僕意擇吉即招朱郎入贅，婚而後告，庶無扞格。媼以為然否？」媼又側首沉思，徐曰：「本不當強預人事，但欲得快婿，老婦亦不恤人言。」因顧婢曰：「速取十丈紅，先為大媒光彩，異日再治筵相酬。」狐令朱起謝，媼始含笑受之。狐徑披紅與朱出，直送朱至其家，乃別去。曰：「俟訂吉期，再當敬以相報。」朱入門而覺身在榻上，父母猶環守其側。朱俱以告，闔室俱以為顛，謹進湯藥以飲之。翌日，朱起，神氣如舊，且赴院謝其師。仍其講貫，以非儒者所樂聞，遂不置之齒頰。旬餘，忽失朱之所在，院師與其家俱倉皇，洵人追尋，究無跡兆。而楊家亦於是日戶窗未啟失其掌珠，闔邑始傳以為異。年餘，有朱之從叔，家巨富，為賈於京，始致書並朱之書來。則朱已納粟坐監，且登鄉榜矣。蓋朱在院數日，又見狐來奔告曰：「媼家已以輿來，予以院中人甚伙，故止之於予家。新郎可往矣！」朱欲歸告父母，而以前事為鑒，懼其弗信，將不得娶，乃鍵戶從狐行。及抵狐處，門庭瀟灑，絕無纖塵，果有輿止於外。狐揖朱入，朱因謝其玉成之德。狐笑曰：「子非他，前生亦一女也，遭吾崇而死，恩情惓惓。子縱忘之，予不能忘也，故百計圖，維成子佳偶，亦聊以為報耳，何謝為？」朱頓悟。狐又出衣衣之，華美異常。朱雖無羊車之貌，亦既神采不群矣。乘輿啟行，天已向晦；簫鼓鼓曹，裡人竟如充耳。既至，僕相僕從蜂擁而入，堂前大賓肅立，約數人，冠服不類於今，貌皆奇偉。媼又出，扶杖候之。朱降輿，禮入鳴贊，婢始擁女出，裝束如仙，以帕重遮嬌面，生忽疑非楊女。迨及交拜成禮，啟袱視之，花貌儼然，則故秋娥者是，朱乃大悅。及寢，燕婉之求既遂，而魚水之樂因以靡加。浹洽之餘，朱又疑身在夢境，且以楊氏之妹何以聘嫁由媼？細詢之，女初慚作不言，徐乃自白曰：「妾生有夙慧，襁褓即洞見本來，但懼惑人，不敢妄語。比長，亦漸昧前因。客歲忽夢媼，自云是妾前生之母，妾緣母病出覓仙芝，為獵犬所咋而死，蓋一狐也。母因痛念妾，適父來游於晉，攜母至此，始得根尋相見，不勝劬勞。衣食珍異時自暗中饋遺，妾亦在睡鄉日來省視，今春語妾曰：『若父母與乃舅，謀以兒適劉郎子。此文名誠藉甚，而福澤褻薄。吾當為兒覓一佳婿。』曩日，因丁公得讀佳什，母與妾皆心肯。檢君祿籍，又仕版中人，故以妾奉箕帚。」朱曰：「然則卿今至此，其猶是漆園之蝶耶？且兩次未瞻泰岱，係何銜名，而媼遽稱太孺人？」女曰：「妾亦不自解。日前母雲以妾字君，妾心甚覺猶豫，以為未奉父母之命，再生之說，究屬不經，遂婉言以辭。母甚不懌。昨夕妾在深閨，忽二婢入室，夾持妾行，若在雲霧中。至此，母始告妾，則已不能歸矣。又聞妾前世有兄，俱在帝京供役，授有微秩，僕婢因此此尊母。至於父，亦往都中，久出來返。其大概如此，妾實不得其詳。」朱既得女敘

述，心下霍然，亦自言兩詩之異，並邂逅相遭，遂致懷思之苦。因戲曰：「卿即墜樓人也，非予雖不玉碎，恐難瓦全矣。」女亦得悉其顛末，笑曰：「睹君壯貌，似曾相識，想以妾失足之故。」言已交頸而眠。明日早起，入謝媪。媪忽言曰：「婿與女究非吾道中人，不能久居於此。」乃以輜拼一乘，駃騏數騎，婢二人，僕三人，送女與朱俱北上。瀕行，授以千金，曰：「婿自能騰達，厚黃反以相誤。況乃父若兄俱在京邸，薪水固無虞不給也。」朱與女泣拜膝下，勉強發輻。途中，女與朱倡和，朱靦顏辭以未諳。女怪之，朱以實告。女歎曰：「丁公為所愛誤人閨媛，惡得無罪？」既而見朱所為文，始駭然曰：「妾雖未解為此，然詩文一也。英銳之氣，自宜早發，惜未斟酌盡善耳。」朱甚服其論。抵京，婢僕皆辭去，朱乃以金自覓十指以代之。閱數日，翁至，議論淵博，絕類老儒。朱遂執經受業，學乃大進。惟二兄以職役為言，從未一觀，而贈遺其妹，不啻同胞。朱又謁其叔，叔大駭而詢之，朱為緬陳。叔亦且信且疑，因勸之納監。適值秋闈，賴狐翁度以金針，遂攀月桂。明春下第，將歸，女適坐蓍，誕生一子。彌月後，始得西還。引妻攜子，入見父母，俱以情告。朱父母無子，忽得媳，且已抱孫，乃大喜。女始得歸寧父母。惟其舅疑女淫奔，有玷閨訓，屏斥不與通。女因此內愧，抱恙數月。幸值狐翁倦游，與媪偕至朱家視其女，車馬喧囂，溢於門巷，邑人皆見之，而群議以息。舅之惑不言自解，始與通訊，女疾隨痊。然自此狐翁夫婦絕不再來，朱與女皆若夢寐，莫識所居。惟時時頷首以當瞻拜而已。韓城皮景休曾寓於書院，為予言，青青子衿猶口傳而心豔之。

外史氏曰：媪之慈，女之孝，丁之多情，均可以傳。惟媪強主婚姻，竟不於所生是問；丁為人媒妁，乃至於其類售欺；而朱以一線紅絲背棄鄉井，竟不念厥父母，似不可訓。不知其舅既通儒，自謂藻衡一世，勢必許劉而不許朱。向非媪之大力，丁之委蛇，與朱之鍾情過甚，此事何可易幾？但惜翁媪不偕臨，朱固不辭為相如，女亦何辜而為文君？瓜李之嫌，又誰能為之解也？不亦冤哉！

笑案

閩、粵有二命案，均可發笑。其一為強姦致死，審其實，則死者非牝乃牡，致之死者非雄乃雌也。蓋粵東地雖苗疆，有燕六者，臬署之承差也，貌白皙，年僅念二三，捧檄催某縣案卷，行程苦熱，小憩於樹下，袒裼偃臥，俟涼而後行。適遇苗家婦女，姑嫂宛若，共三人，挑菜而來，見燕肉色如雪，咸悅之。本省皆熟苗，可通情語，燕以走卒，素習此，浮詞相挑，遞野合於綠陰深處。娣姒爭先，姑以女子獨落後，然睹嫖褻情狀，早不自禁。燕自負色中卞莊，可刺三虎，無如精力已竭，至女竟委頓不起。女情極，百計撫摩，究難振作，癩癩益增，一時忿忿不已，謂燕薄己，以刑菜之鏟狠割厥物，隨手而落，其嫂皆不及防，燕遂死於牡丹花下。二婦大懼，方牽女思遁，而行人踵至，見血漬，詰得其狀，擒以首官。燕雖少蘇，逾日竟死。官因以戲殺置女於法。至於閩案，可笑而尤奇。某縣邑宰檢屍一屍，項下胸前，致命數傷，固其常，惟後庭方寸地，以刀穴之而去，洞然無餘肉。幸愕然詢之，兇手不少諱，竟毅然曰：「刳之矣！」訊以安在，又毅然曰：「烹而食之矣！」宰駭且笑詰曰：「此何物而可啖，得毋欺甚？」對曰：「非敢欺也。死者年十四，吾悅其色，誘之以利，遂成奸。自是飲食衣服，無不取資於吾。吾猶惴惴焉，恐不當其意，以此耗斲予家。父母詈我，妻子怨我，戚族不齒於我，維渠之故。今未弱冠，而棄我如遺，欲與之歡，始猶規避，漸且拒絕，再強之則老拳將奮矣。情實不甘，給以他事，與之游，乘其無備，刺而殺之。既而思敗家之由，見絕之速，刳此歸付釜鬻，烹而下酒，始泄此忿。今日雖萬死不辭。」供訖，公堂上下，無不粲然。庭鞠再三，矢口不移。幸因事甚猥褻，刪之弗錄，僅以姦殺具詳，而責令屍親掩其骸。迄今入幕之賓，囊琴而游兩地者，相對劇談，猶舉此以為笑柄。

外史氏曰：讞獄重事也，姦殺奇慘也，有何可笑？獨至此而捧腹不已，誠以懷春處女，竟成殺命姦夫；斷袖男兒，忽做嗜糞流亞。懦男子三鼓氣竭，難當摩厲之須；拗小官一旦情乖，突受抉剔之苦。情關未斬，先教折戟沉沙；孽海難清，早共餘桃入口。且也兩婦狼貪於始，一女虎視於終，與輪姦有以異乎？既已搗穴於前，何更犁庭於後，較鬥殺固不同矣。閱案至此，雖哀矜之君子，不禁解頤，況身處局外者耶？又聞某縣一邑侯，下車未久，有民以忤逆控其子者。其子以薙發為業，即世之所謂待詔也。拘之至而訊之，以生意微細，養贍全家，父好賭，不能多得錢，因是見控，供情頗侃直。官怒，置其子，欲杖其父。幕中人知其非也，亟請官以他事退休，語之曰：「例本倫常，未有因子而刑其父者。」官若夢寤，質然曰：「杖其子可乎？」友曰：「可。」官即出坐衙齋，不升公座，唯曰：「速喚待詔來！」從者謂其剃髮也，即召平時之待詔，持匣裹刀而至。官不詳審為伊誰，叱之跪，且呼役杖之。答二十杖訖，待詔起請命，則曰：「若不孝若父，法宜責。」待詔轉懼為笑曰：「公誤矣！民固幼失怙恃者，豈鬼以忤逆控我耶？」官因張目注視良久，曰：「適聞構訟，非汝乎？」答曰：「非。」官又若夢寤，駭然曰：「誠誤矣，胡不早言？」賚以千錢，使自去。邑中遂傳以為笑。此官之夢夢，又較之笑案尤令人為之絕倒矣！

戲言

京都某公，宅有狐，能攝致人物。公故不甚覺也，家人輩咸知其異，遇有遺失，輒祝之，次日或珠還於原處，遂習以為常。獨一點僕不深信，且戲曰：「若勿絮絮聒聒，狐之所攝，皆以供吾飲博，汝輩祈之亦徒勞。」嗣後某僕之婦失其簪珥，則又戲曰：「阿嫂須大量，狐知我無，偶借此區區為予聘婦。新人入門，我當代狐拜還。」如是云云。眾初亦自笑其戲，乃自此所失之物，縱祝之竟絕無還者。眾因心厭其戲，漸且面斥其戲，而其戲益莫可究詰。每曰：「狐引予至其處，食以珍錯，飲以醇醪，相與寢處如常人，備極歡好。」語次，描摹情狀，聞者幾至掩耳，則狐之寒心可知己。一日，秋雨新霽，與僚僕共話，又涉戲言。忽諺曰：「虧狐情厚，使得與新嫂為歡。但惜天氣微寒，予之兩股如冰，諒嫂亦未能遽暖也。」語已大笑。蓋此僕結縭未久，適見其婦坐揭衣石上與女伴長談，故謔之如此。詎意其人有疑癖，托故即起，將歸房。點者猶笑而送之曰：「若驗明白腰以下倘不如沃冷水者，當以造謠唾予面。」此僕聞而益疑。入則婦已旋室，不暇詢問，即探手於褲中。婦猶羞避，夫更滋惑。強捫之，果如所言，則肌不冰而如冰，膚非雪而類雪，其疑遂不可解。遽批婦頰，使招奸狀。婦既摸頭不著，無由與辯。而點僕甫分襟袂，即奉公命差出，翌日旋歸，是僕之婦早已懸樑自縊矣。公詢其情，亦知其為戲，而不得不並令出官。眾僕又頓憶前言，私發其囊篋，則充切於中，無非所失之物，間亦有公之器具，俱愕然。白之主人，始大怒，補牘公庭。僕雖點，而無以自明，竟律以誣良竊盜。罪不至死，問發黑龍江，不日即簽差起解矣。乃行未二日程，有婦人靚妝俟於路，逆而言曰：「久侍巾櫛，何忍遐棄，胡不簽妻同配？將焉置妾耶？」役方疑其有室，而僕早知其為狐，亦笑答曰：「累若扶持，既居縲紲，又荷戍戈，今更依依弗舍。然欲偕行赴配，予實無計資生。若能為錢樹子，則可共贍。否即請回玉趾。」狐聞言紅漲於面，唾曰：「是兒尖嘴，竟至死不改。」直前以手捫其吻，血出如濡。視狐已不見，二役驚顧倉皇。亟視僕，則唇之上下割裂半寸許，如十字然，駭而且笑，相偕東行。歸為公家人述之，始悟前此之事，皆狐之報其戲也。後數年，僕以大赦還，得仍為公家服役，但絕口不敢言狐。而公家之狐，早不知其安往也。

外史氏曰：僕與狐可稱對手，僕不緘口，狐亦不肯甘心。然僕非有剛正之氣，足以服狐也，直不過輕薄口齒，借以肆其雌黃。宜乎狐之思逞，而有以中之也。唯末幅雖近醜詆，而不為狐屈，正不得以唾壺口缺而少之。

銷魂獄

宜陽董生，年六旬，為冥中赤無常。恒為人盲，凡少年多情，必墮銷魂獄中，大是苦事，其獄即在人間。言之若鑿鑿可據。同邑周生，聞其說而大笑，曾面辟之，董生微哂，不與爭，惟曰：「君名正在此獄中，何得遽嫗老夫？不出三年，予盲驗矣。」周生益斥其妄。蓋周巨富，粉白黛綠列屋而居，又數作狹邪游，假紅倚翠，視為固然。且自謂人患無厚賞，何憂不得佳麗？以故正室物化，漠不關心。曾有一絕曰：「花落何嘗減卻春？東君歲歲駐紅塵。多情自有忘情處，慢把銷魂說向人。」譏董言之謬也。年餘，以事游三吳，猶載二姬以從。同人餞之，董亦與焉，私囑曰：「此行將近銷魂獄，君宜慎之。」周為之捧腹。且裝二姬出見客，眾皆噴噴，董獨正色曰：「此等癡蠢蟲子，不第苦處無可銷魂，即樂處亦無足銷魂，予所謂銷魂者，非即此也。君往矣，閱三年而返，不以予為師，予當北面執弟子禮。」聞者皆愕然，周益不信，竟揚帆而行。甫數日，周在舟中，夢一人持牒與閱，曰：「周某當落銷魂獄，宜速勾致。」周覺而心惡之，鬱鬱弗快。忽零陵宰折東相邀，以周文名藉甚，所過之地每多傾蓋交，宰尤其莫逆者

也。周往赴其約，置酒園亭，頗為幽雅。其側則某巨商之所居，亦有台池，足供遊憩。周與幸即席歡飲，酒未及半，一時內急，幸命小奚導之，就牆角便溺。忽見粉垣之上，叢竹挺生，其上有紅巾因風飄掛者。周素嗜風流，因以物搗致之。展示焉，上題如夢令一闋。其詞曰：「憎煞碧桃牆外，更有柳綿無賴。鎮日惹人愁，填盡一春詩債。眉黛眉黛，都被風花愁壞。」周得此大喜，玩讀良久。適幸命價視客，攬入神中，亦無心終席，辭以腹疾而返。歸舟挑燈諷誦，夜半不輟。蓋獄名銷魂，周已非門外漢矣。明日晨起，擬往訪之，第不知為商之何人，無敢造次。及入城謝幸，遇所舊識，微詢之，則商有一女，酷嗜文翰，此外並無能詞者，益為神往。晤幸即托言妾疾，不能過行，乞為致意於商，假其地暫安行李。幸適懷投轄之念，喜其留而諾之。周又挾刺謁商，商夙仰其文譽，歡然接見。幸更為之關說，竟得暫假一枝。周遂捨舟就陸，不復前行。及入園中，其地絕寬敞，修竹娟秀，落英繽紛，迥異塵俗境界。而亭台掩映，佈置絕佳，又可見雅人深致。寓之頗適人意，而終慮女之妍媸未辨也。雖信人言，知其美且未字，然無由見之。乃女聞周名士，嗜才之念亦汲汲，慫恿其母往潤二姬，意固有所為也。詎周逆料已久，每托他出，匿身室內。俄而女隨母至，周窺之，則莫增莫減，怯粉羞朱，妙麗天然，不第室中二美遠若天淵，即身之所遇者，皆類嚆矢。抑且珊珊而來，亭亭而立，入室則芝蘭散馥，即席則珠玉生輝，欲不醉心而不得矣。已而，顧盼生春，容光四映。其母詢二姬之年，一答以十九，女即笑曰：「九十春光，倒誦之，光且春矣。」以此姬之發微禿也。一姬體頗肥，以十七對。女又笑曰：「月圓三五，至十七，渾未消瘦耶？」周暗中不禁絕倒，而私心又以為恥。又聞女母與二姬言，瑣敘家常，女似就案頭翻閱，得周詩集，嚶嚶細詠。至紅梅一律，不覺曼聲長吟曰：「誰點羅浮靨，濃脂次第勻。嬌紅疑早酒，膩綠訝含顰。月侵丹應熟，霞侵雪倍春。不妨鄰玉照，共媚隴頭人。」讀至此，即以香鉤點地曰：「處土虛聲，閱此正自不虛也。」意甚賞心。二姬因以箋乞詩，女亦不辭，瞬息即成一絕曰：「乍見憐卿玉不如，麗華欣與太真俱。只愁鬢畔花羞落，十琲由來話盡虛。」二姬亦不解其指，欣喜拜受而已。女即起，含笑與母離席，橫波四顧，許時方出門，意似戀戀。周更目眩而神往，自是視二姬如塵羹土飯，不復饜飶。數日莫得當夕，而胸頭眼底恍惚皆有美一人，因而不嫌自媒，貿焉直陳於幸。幸知其琴弦未續，婚牘又難自官出，乃使人授意於商。商甚愛女，不欲締姻於外鄉，且周之齒微長，又不屑應以桃夭之子，其議遂扞格不能成。居三月，渴病難醫，而王孫究彩首肯。周已肌削骨立，幸勸之，亦將束裝。忽女子表兄自北來，與周為杵臼交，一見即驚曰：「兄素豪，何作此態？」周即直言其故。某笑曰：「此大好，何猶豫至是耶？」即入見商夫婦，歷陳周之才品為三楚第一人，異日玉堂金馬，妹亦與有榮施，不可以失此佳偶。商始有允意，某又反覆開解，戚族之群議以息，遂以某為月老。旬日之間，周備千鎰之聘，納之於商，商家大喜。又月餘，即以園為甥館，涓吉成禮。新婚之夕，女之一嘖一笑，均為周所未經。而枕畔之嬌羞，衾底之柔順，縱西子毛嬙，當無異致。其樂境之銷魂，誠有如董生所云者。乃女既因才而愛才，又幸與才邁，積漸而稔，膈膈遽更。或交頸填詞，或並頭聯句，窮極韻事，不可勝言。而白晝之倡隨，深宵之纏綿，更無論已。且生平好為綺語，即拈一小令，亦靡曼動人。推而至於齒牙之慧，每耐人十日思。曾謂周曰：「琴瑟靜好，豈操纒獨不樂耶？」又曰：「管夫人小詞，儂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直如是分拆不開。」周喜其語，書而黏之於壁，日夕觀玩。而其南鄉子詞，自詠其定情之苦樂，則曰：「未慣兩雲鄉，小鹿心頭忒煞忙。饒是才郎多軟軟，汪洋鴉血啼殘妝。枕旁幾度怯蜂狂，又覺貪歡別有腸。玉軟花慵，晨始起即當，小步艱難倚象床。」周由是伉儷情濃，分飛意少，銷魂獄中，亦既安心坐地矣。不數月，有周前室之叔，虎棍也，以猶女之亡，周不以訃，心甚銜之。適觀察某公下車，搜剔屬邑隱事，乃具狀以殺妻控周。且言其富於資，本縣官吏將左袒，乞親鞫。公竟批准。知周在零陵，檄行該縣，逮之質審。周雖自知無妄，然數百里之行，庸詎能免？於是別離之狀，頗見於顏色之間。維時邑人喧傳，以為周實有其情，商夫婦且悔且恨，遂視婿淡然。即女亦聞風懷懼，謂夫未必能歸，而其心益苦。瀕行，置酒於閨中，而餞之曰：「郎行矣！莫須有之事，諒難以魚肉正人。然三人奔告，慈母猶疑，正不可不慎也。今君就道之時，即妾凝眸之日，望穿秋水，離緒又復如麻。妾固善病，當此多愁，恐君一帆南來，將不及再奉巾櫛，能不傷心？」言之，淚盈嬌面。周亦不禁默然，強詞慰之。女拈踏莎行以贈別，愁苦之中，兩俱不能記憶，周遂行。幸情甚厚，為具舟楫，更預以書為請托，東道主人頗不惡。惟周不以訟事縈心，只以離愁在抱。江草萋萋，時吟斷腸之句，山雲瑟瑟，難忘折翼之悲。九疑三湘，尤增愁緒。及至，觀察適以公出，守候月餘始得對質。詞內又干連多人，往來提喚，坐費居諸。荏苒將半載，訟事始結，控者雖得重罪，而周益耗盡心神。雀角鼠牙，猶可撥雲見日；獨至藕絲蓮性，擺脫維艱。且數得女書，盲已病在床褥，益覺寸心如焚。幸而定案，扁舟早待於江乾。解纜而行，數日即抵零陵，直趨岳家。妻幸無恙，然已憔悴支離，好花如將萎謝矣。見即握手涕泣，淒惋不勝。蓋女自周行後，甫兩月，以憂成疾。今聞其歸，稍有起色，因勉強離榻，扶病出迎，其實積重難追，二賢子究未遠遁也。悲定喜生，女亦神思頓爽，始言其懷思之苦，及致疾之由。周感其情，益深眷愛。於以卜鸞鏡之常圓，知寶釵之永合，謂已無庸遠慮。乃未及二日，女以事怒其婢，將親撻之。婢故愚悍，以手摧女而跌之，女遂氣結不能言。周適他出，二姬與諸婢皆大驚，環視而救之。商夫婦聞而怒，取婢痛加捶楚，轉售於人。視女，雖幸已甦，而精神委憊，因而舊疾復作，勢轉增劇，旬餘竟不能出閨闥。然在沉頓之中，每晨必力疾而起，加意修飾，使人不覺其病。而楚宮之腰，倍形其細，趙燕之體，日見其輕；心以捧而增妍，目以倦而添媚。抑且黃昏切切，籌及屬續之餘；黑夜淒淒，官皆蓋棺之後。恩情眷戀，則曰：「不捨你郎，心口嗟呀。」又曰：「薄福如妾，斯時枕畔之人，能不銷魂欲死耶？」周因奔走，尋方竭蹶，乞藥而延醫續命。作福求神，漫無暇日。甚至甫入閨房，淚痕時有，即當廣眾，笑面全無。女益憐周，周益不忍於女，其牽纏百狀，莫可言容。一夕，女自夢中驚覺，流涕語周曰：「妾將不能侍君矣！適夢君折一花，紛紛自落，妾問之，視妾而笑。此不吉之兆也。」周時已龜筮告凶，知其不起，姑強詞以解之，女竟怏怏終夜。明日起，命婢取鏡，臨鏡自摹其形，因慨然謂周曰：「女為悅己者容。君誠悅妾，請玩此歿後之容。」言次，皆泣下。圖成氣促，竟未及閣筆而歿。周大慟，頹然欲僕。幸二姬侍側，扶掖就坐，始失聲而哭，至午不輟。二姬經理喪務，商夫婦早嗷嗷而來。一時之慘目傷心，覺鶴唳猿啼猶難舉矣。女已就殮，周遂木坐如呆，不言不笑，惟誦毛詩「謂予不信」二語。時宰猶在任，知其神傷，勸商急遣婿歸。商因百計勸慰，周始諾，載女柩而行。商夫婦送之水次，執手嗚咽，痛入心髓，凡歷三時，甫判袂。周在舟中，舉目無歡，寢食俱在柩側。既恨無返魂之香，又恨少蘅蕪之草。二姬雖在左右，久已視同糞壤，今值痛苦之餘，少有所忤，則敲僕隨之，絕無愛惜之意。及抵本邑，以女棺廟見先靈，葬之於祖塋之側。周臨其穴，昏絕復生。返至家，以一室供女遺像，對之泫然，自朝至暮弗肯去。戚族咸諍之以理，惟答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，蓋已形銷骨鑠，與死為鄰。」家人深以為憂，忽一日，董以札至，啟視之，絕無寒暄語，惟大書「銷魂獄」三字而已。周因惘然惕然，若聆晨鐘。亟起命駕，往謁董。入見即拜伏不起，願請受為弟子。董大笑，扶之就坐曰：「君固我之故人，何癡謙至此？」周乃歷陳已事，並謝其指迷之德。董太息曰：「斯即所謂銷魂獄也。君既幸而得出，何復欲入之耶？」周益大悟。董與之浮白竟日，語笑歡然。歸即撤女像，以妾生之二子囑其從兄，盡散諸姬，出家於某寺中為善知。識人詢之，則曰：「此殘魂不堪再經剝蝕也。」後董生年七旬，遍辭裡人，謂冥王知其就衰，命以刀筆往供役，遂無疾而逝。又十年，周亦示寂。銷魂獄之名，至今著為炯鑒。然女之詩詞，好事者梓以行世，則又為之銷魂不置雲。

外史氏曰：人生不能無事，因不能無情，此銷魂獄之所由設也。故不獨柔曼當前，能失精魄，嬌癡生側，易蕩心神。斷腸於南浦之花，愴懷於北邙之柳，如周生者，比比皆然。試為推而廣之。北山詩成，則孝子之魂銷矣。西河明喪，則慈父之魂銷矣。東征三載，則兄弟之魂銷矣。南枝一寄，則朋友之魂銷矣。至於巫峽啼猿，衡陽歸雁，足以銷仕宦之魂。山風到面，海月驚心，足以銷行旅之魂。又豈止陽關三疊，河滿一聲，肌霏霏其如墜耶？然而得妻如女郎，為之銷魂，良無所恨。奈何董生饒舌，周子誤聽，竟使塚號鴛鴦，樹名連理，不復見於今哉！

隨園老人曰：遇此人，不得不銷此魂。浩歌子之言，真是情至之語。可見情之所鍾，猶在我輩。

訟疫

富乎劉某，素健訟。其刀筆之能，歷乾守令，咸莫能屈。某年，關中大疫，死者莫數，其父叔亦以疫卒。劉大恚，投詞於城隍，備詆疫鬼之暴。凡數百言，詞語激切。一日，夢城隍召之去，當庭責問，色似甚怒，曰：「天災流行，實亦人所自致，汝何喋

喋如此？況瘟疫掌之明神，其權操於上帝，予且不能左右於其間，草莽小民，竟敢以狂言相對耶？」劉即抗聲而對曰：「然！言者誠為有罪，但人生壽夭有命，豈於疫而獨無命耶？若有命在，何死者命皆當天，天者偏皆遇疫？如雲無命，又有以有造生造死之說？豈先造疫，而後造命乎？抑不必造命，而獨造疫乎？是不可解，因以興訟，惟神有以教之。」城隍似無以答，徐曰：「此皆強詞，予不屑與汝辯。可逮之往見疫神，以正其狂吠之罪。」劉亦不懼。有鬼以巨練繫其項，即毅然從之行。微聞城隍歎曰：「倔強哉，丈夫也。」乃未及出祠，忽見愁雲慘霧中，有青衣童，狀貌醜惡，持牒自空中而下。謂劉曰：「疫神以汝論似亦近理。部下諸鬼，止知行疫，而傳染者或失輕重，未免濫及無辜。已命瘟賊大使，復加檢查矣。」言訖以牒示城隍，命鬼褫其練，縱之自歸。劉心竊以為得計，欣欣出門，莫識來路。方貿然前行，俄有同里數人，聯袖而來，面容大有喜色。揖劉而謝曰：「賴君片言，吾曹皆免鬼錄，將何以酬？」蓋俱一二日中物化者。劉亦以失路告之，眾乃導以同歸。甫行半里許，突遭厲鬼三四輩，虬筋鵠目，吼聲如惡盃。見劉皆甚怒，相屬爭以巨爪攫拿。眾遂如鳥獸散，劉獨坦然揖之曰：「公等即疫鬼耶？吾父死於是，吾叔死於是，與某而將三矣。所以忘死而與公等訟者，誠以好生者天，正直者神，公等奉行不善，罪且莫道。予縱死亦不為公等屈。」鬼聞之，相顧愕然，其威頓霽。劉因曰：「公等奔波亦良苦，且時致人怨，莫能血食。誠舍予，則雞犬之祀亦易易事。當死者固不能生，可生者亦聽其禱，不亦一舉而兼善乎？」鬼乃大悅，重致不安，反與之訂約而別。劉歸至里門，俄亦頓寤。使人視某，某則已就飯舍，旋得更生。劉遂神其事，每至病疫之家，輒先與鬼謀。凡命之不當絕者，即令牲牲致祭，疾果尋愈。其當絕者，亦預以告之，人因誠信而弗違。閱五年，春疫復行。劉固無恙，忽見鬼彩告之曰：「子之名已列疫牘，忝在愛厚，敬以相聞。可預囑後事，歿後與我輩伍，亦不憂岑寂也。」劉如其言，旬日果疾，但頭目發熱而已。家人強投以藥，竟不獲瘳。而卒死之後，裡人祀為疫仙，迄今猶祈禳不絕。

外史氏曰：甚矣哉，利口之足畏也。既以理爭於神，復以利誘其鬼，而疫之權衡，遂宛然在其掌握。雖然，當天厲之時，良亦有血氣衰薄，因而致死，不盡為天災所中者。故其事似近無稽，而其官不無可採。況稗史所載，有疫入甕中等事，則知疫之權固在神，而行疫者實鬼為之，猶可取之以相證也。

秦吉了

劍南巨家蓄一婢，貌美而黠，主人頗寵之，不使與群婢伍。時某太守將致仕，以一秦吉了相贈，絕巧慧，能作人言。主因命婢司其飲啄，此外無餘事也。一日婢飼鳥，鳥忽言曰：「姊哺我，當得一好姊夫。」婢羞，撲之以扇，鳥亦不驚。自是鳥有所語，婢或戲而答之，或笑而詈之，習以為常，婢亦不甚介意。蓋婢獨居一室，鳥即懸其闔，喁喁小窗，儼然伴侶，人亦莫得問焉。又一日，婢浴於堂，忽聞鳥呼曰：「姊故好身體，愧我非男兒，見之當銷魂欲死。」婢大恚，白身往撲之。適鳥亦新浴，因馴未閉其籠，竟振羽而出，繞屋周匝。婢捉之倍亟，鳥忽洞穿窗紙，翱翔而去。婢遂倉皇無措，深懼主責，頓生狡獪。著衣後，即移籠於簷下，徑詣主前，泣訴曰：「婢子偶不謹，閉戶澡身，不意為人所中傷，竟放鳥去。情甘罪責，死無怨。」主人素憐婢，且悉眾有妒心，果不究典守而反究他人，其計亦譎矣。既而莫得其主名，亦姑置之。旬日後，婢奉主母命，往省同邑梁孺人。其子名緒，猶未婚，方晝讀於齋中，俄有鳥飛集其案，作人語曰：「為君覓一佳配，盍往視諸。」緒驚而諦觀，則一秦吉了。因釋卷而逐之，鳥飛甚緩。甫出院門，見有二八妖鬟，青衣紅裙，冉冉自外人，鳥忽失所在。緒睨女貌，美麗不群，乃托故尾之以行。直入內室，與母絮絮話言，始悉為某巨家婢，面容容態，潤雅動人。婢見少年郎，亦時時顧之，兩情頗眷戀，但不能通片語。良久，婢自歸。既復主命，言旋其室。空籠故在床側，瞥見前鳥，瞑目拳足，憩息其上。大喜，如獲拱壁，將執之復置諸樊。鳥大噪曰：「予為姊奔波幾殆，幸得好姻緣，何猶欲以此困我耶？」婢奇其言，詰之。鳥一一縷述，婢頓悟，遽斂其手。鳥亦不飛，止於榻上，謂婢曰：「予雖不能如崑崙，出姊於重垣之外，然姊之心事，非予莫與之傳，姊果有意乎？」婢腴腆不答，鳥作笑聲曰：「兒女之態固如是。慮有人來，予且去。」言已，振翅而飛，旋不見。婢故慕緒之丰采，且恥為畫屏姬，反側中宵，不能自主。明日，鳥啣無人，又復爰止。婢招之，即下。因言曰：「主人甚愛予，必不忍以珠彈雀。況梁生青年才俊，縱慕少艾，詎屑以婢妾充好逑？費子苦心，恐事不諧，可奈何？」鳥解所言，兩翼旋作，至夕始還，乘昏復婢曰：「梁生之情，見乎詞矣！」因誦其所吟曰：「不妨團扇白，只喜玉顏紅。倘遂乘鸞願，終應跨鳳同。」婢聞而心喜，遂以意授鳥，侵晨復縱之去。乃緒在蕭齋，日夕注念於婢。朝起仰視翔禽，頗似嗜音之鳥，因戲曰：「卿能語我可人乎？當為汝立傳，俾與蘇武之雁並傳。」語未已，鳥忽垂翅而下，集於粉垣，與緒對話，致婢相思之意，並所慮之深。緒大悅，因詰婢知書否。鳥答曰：「頗識之。」緒即立草數行，備敘渴衷，兼矢永好，緘封而置之。鳥即下而銜之，徑飛去，緒益駭歎其奇。乃自此數日，不再見鳥，而婢之音耗頓絕。正悵望間，忽傳巨家有婢死，既已槁葬。緒心動，疑而詢之，果即意中所屬者，大慟幾失聲，而亦莫解其故。殊不知鳥銜去，婢見之，愧不能書，乃撤玉瑱一事，畀鳥復之。並告以父母所在，洩緒物色之，賤以重金，則蛾眉不難贖，鸞儔可立效矣。鳥唯唯，銜之高飛。至中途，突遭惡少，試以彈丸，中其頰，鳥遂隕越，身命俱捐。居無何，而婢之禍作。初巨家以色寵婢，將以列之小星，婢頗不願，退有後言。迨婢以失鳥之故，嫁禍於人，雖未遭箠楚之威，而同列者靡不側目。且慮其專房侍寵，行將長舌為災，遂群起而攻。聞其在室與鳥言，夜半不輟，乃誣以與人有私。播之主耳。主聞之，甚懷醋意，搜諸室內，得緒書畫，益為勃然，毒加拷訊。婢以事涉荒唐，無能自明，遍體瘡痍，奄奄待斃。主亦不待其死，生納渚棺，命僕瘞之野。此婢之絕命本末，在緒亦未深知。惟有愴懷埋玉，坐而傷神，不禁隱几而臥。忽夢一女子，羽衣蹁躚，直前斂衽曰：「妾即秦吉了也，與某家姊本同類。渠以善行得以轉輪為人，妾與之邂逅復聚。慮其辱於庸夫，敬以先告於君子。不意妾半途折翼，致姊竟遭燦金，負屈重泉，良堪扼腕。雖然，幸有生機，非君孰與援手？」緒夢中大喜，起而詢之。女子戟手一指曰：「郊行百步，薛濤墳固不遠也。」頓撲地化為孤鶴，凌空而上。緒驚寤，即命僕馬訪諸邑外。偶憶北壩村名似合隱語，徑詣之，果得婢之葬處，而未敢遽開。因假村中一席地，至夜，以利咬僕同往。啟之，所瘞故不甚深。及棺，靜伺，似聞呼吸之聲。亟破之，果果復活，緒遂驚喜如狂。左近有尼庵，卑禮叩之，緬陳其故，尼亦樂於為善，慨然許之。相與扶婢出穴，緒親負之以行。寄養庵中，資以薪水，然後歸。月餘，婢竟光彩如初。緒乃浼尼為撮合山，托言貧家之女，力白與其母。母往視之，雖一面之識，頗能記憶，婢因泣訴其情。母素愛子，不拂其意，徑為之迎娶於家。且因婢故，不與巨家通，巨家亦以婢故，杜絕往來，婢之蹤跡，因以秘。惟緒念秦吉了之德，遇有捕獲者，必市而縱之，人咸疑訝。至巨家中落，尼乃泄其春光，而說者遂得其梗概如右。

外史氏曰：青鳥傳言，古今佳話，此婢獨何福清受？然以司鳥為職，其事甚雅，其貌亦必軼群。安在掌箋之紅線，不足為舉案之孟光乎？但非梁生之情癡，縱令巧言如鳥，麗色如婢，恐未必念念不釋。況為青衣之下列，竟蹈發塚之嫌、幾罹開棺之罪如此哉！世有鍾情之士，必以緒為異人。

隨園老人曰：鸚鵡能泄人言，此鳥獨玉成人事，且以死殉之，羽族之微，不圖有此俠氣！

龍陽君

黎定國，隴西杰士。勇健有力，常升萬仞之山如履平地。然當其微時，人或與之爭，輒斂手避之曰：「渠非吾敵，斃之則枉殺一命，且誤我一世功名。」其志不可量。後入伍食餉，屢著奇績，以軍功擢都閩，蒞任粵西，苗人咸懼之。一日，奉憲檄巡視海洋，乘樓幢，建旗纛，勢甚烜赫。夜寢於舟內，漏下三鼓，忽聞唱名曰：「龍陽君謁黎。」疑其夢，然已披衣起矣。侍人明燭如晝，見有整冠服者入拜，衣制甚古，而年且耄耋。拱揖而言曰：「不穀受楚大王恩，位列諸侯之次，雖以色進，亦一時之盛遇也。自歿後，謫居海上，垂今二千餘年。近有亡恥少年，冒予名色，蠱惑良人，予已盡拘之來，給以職役。不圖南梅孽龍，矚其秀麗，輒欲強行奪取。竊恐此輩一散，又將污觸天光，濁亂世宙，且墮予之聲。聞苟得威力如將軍，前往鎮撫之，庶凡可以無患。」黎聞其語甚誕，乃辭曰：「龍豈可以人力制伏耶？」對曰：「予已設飲宮中，將以大義責之。而予素乏拳勇，慮彼不服，微將軍特蒞是盟，後必有悔，非敢以戈戟相勞也。倘蒙見助，感戴靡涯。」黎遂慨然許諾，佩劍與行。出艙，即有人控騎相候。乘之登岸，約數

里，旋見一城，雉堞巍然，而不及一邑之廣。入門而東，有棟宇亦似輪奐，黑暗中都不甚悉。龍陽君先已棄騎揖之，同入門庭。皆然巨燭，雕楹刻桷亦在恍惚之間。其居之內外，侍從百數，皆以美童充之。有披髮者，有弱冠者，亦有近人裝束者，要皆妙齡，無一老丑者。相遜至庭，龍陽君揖黎上坐。席未溫，有人遽報曰：「龍主至矣！」龍陽君出迎客，黎亦起立。視之，珠燈數對引一人，冕而盛服，貌絕陋，即如世所繪者，歷階而升。見黎即顧問曰：「客何為者？」龍陽君答曰：「黎都閩適來巡徼，亦奉屈至此。」龍主色似不懌，遽曰：「我輩之事，亦何與於陽官？龍陽君殊多事矣！」龍陽君未及答，黎即正色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天子設官，所以治之也。海中一窪水，餘得巡查，則公私皆當與聞，豈可以幽明為界，遂謂為農之越畔哉？」龍主聞其言，亟改容致禮，且謝過。因共遜黎首席，而後賓主分坐。酒行數巡，龍陽君乃言曰：「前承龍主馳諭，欲以海中珍玩易諸童，寡人何敢有違？然自後庭開鑿，古聖王列之三風，永垂世戒。後之帝王君公，或以驂乘見譏，或以餘桃遺臭，龍主亦何取於此？且計龍主宮中，美人充下陳，狗馬實外廄，亦已足以自娛。萬望收回成命，無貽海若之差，波臣之笑，實為厚幸。」言已，龍主艷然不答。黎乃接談曰：「此論甚正，以餘聞之，龍陽君曾泣前魚，豈不樂後人之繼起？今乃滌膚洗髓，思以盡革其餘風，意亦慕美。況龍主之職，只宜霖雨倉生，而耽耽於頑童之比，九閩聞之，能無怒乎？即某亦竊為龍主滋懼矣。」龍主又默然。黎遽按劍而起，謂之曰：「君有三大罪，其知之乎？」龍主亦毅然曰：「不知也。」黎曰：「君雖蛙尊水府，實已南面稱王，竟不顧大褻體制，而宴然爭此饜童，一大罪。龍陽君受封於楚，曾為貴臣，君乃以威勢壓之，倚眾暴寡，恃強凌弱，二大罪。龍陽君盡收陸海，慮人宣淫，而君強競南風，導人縱欲，非三大罪而何？」語至此，須臾目張，劍已離室。厲聲曰：「某受朝廷之職，奉幕府之命，雖居末秩，實仗天威。凡有梗化者，無論鬼神，皆得問罪。矧今日之舉，將以扶弱鋤強，誅淫去暴，即以三尺之綱，濺汝項血，諒不為過也。」挺劍而前，龍主色撓，長揖而謝之曰：「將軍坐！何致於此？寡人知過矣！如再思斷袖之歡，當遭醢身之禍。所不應者，有如此燭。」黎乃擲劍大笑曰：「吾固謂龍主豪傑，必無不斷之事也。」龍陽君又請為盟。黎笑而麾之曰：「以盟為有益乎？吾恐口血未乾，即有龍戰之事矣。盟既如此，不如無盟。」龍主亦辭而不敵。遂復坐飲，相對甚歡，直至雞鳴。龍主先辭去，龍陽君謝黎曰：「非借將軍神勇，此事正未易決也。」因獻明珠一，黎堅辭不受，依然乘馬而歸。比及舟中，天已昧旦，從人皆不知黎出，見始駭然。黎詢之，對曰：「我等聞公命燭，及燃之，公復偃臥，竟未見公他往也。」黎亦笑而不言。詰朝揚帆，見一蛟蜿蜒海面，從以小魚約數百，且稽首作謝狀。黎知為龍陽君，溫言慰之，旋失所在。黎後位至協鎮，恒向人述及其異如此。

外史氏曰：蛟字從交，毛詩以狂童為狡，孟氏以豔麗為姣，音雖殊，而字形相類，則龍陽君之化蛟也，宜矣！但無虎豹之威，不免蛟龍之門。黎將軍侃侃正論，立解其紛，何其豪也？至以中山之靖為南溟之鯤，似乎寓言。不然，眾雜魚矣，何復有漏網者獻笑爭妍，致短鬚眉之氣耶？

苑公

巨璫苑公，直省人，談吐雋妙，有文士風。王公大人恒以其闊而惜之。然苑公之闊，非猶蠶室也。苑公家巨富，父亦仕至別駕。苑公之生，錦襖繡襪，豈等於貧苦小民淨其身以求顯達哉？其父年屆六旬，猶無子，戚族勸之，始納一妾。期年生苑公，其父甚悅，亟覓乳媪，使字之。彼婦呂姓，少寡，性妖淫。其夫之死不可知，孀兩歲，又舉一男，因不見容於姑嫜，遣歸母家。母家又貧，勸之嫁，又戀所私，不肯聽。乃以其乳售於人，意蓋借此以自便，庶不至如再醮者，受夫箝制也。公父不及察，竟以十金質其身，約以三週，俟子口食而後去。婦敬諾，視公亦甚愛惜。初公父緣有少妾，治家甚嚴，雖五尺之童罔敢入中門。及見乳媪少艾，且妖冶異常，防閒益密。而性復剛暴，婢妾小忤，即行敲撲，而餘人可知。婦既入樊籠，所歡者三秋莫見，即通一訊而無從。又懼官勢，不敢自斷其乳，因而由悔生恨，積恨成怒，思斃其所哺之兒，而後可脫然事外。無如苑公幼即健壯，曾無纖微疾痛，婦益計窘。適公父遠出，公之嫡母生母，均以時疫病在床，婦乃得逞。陰以生絲一線，束兒外腎，日以加緊。兒痛楚啼號，人亦莫測其故。婦又以醴酒一盞置枕畔，乘兒呱呱，即濡指潛抹其吻。兒醉，輒熟寐，婦又移易其扣。如是者兼旬，兒之母病始痊，而兒之人道已隨手而墜。婦初冀兒死，而兒痛則啼，啼已復食，婦於此不覺智盡能索矣。既而聞公父將歸，心更大懼。一夕伺兒寢，自縊室中，比及人知，早已救而弗及。舉家震駭，幸公父旋返，雖未悉其致死之由，而緘書邑宰，檢驗無傷，事遂寢。閱數日，其妾視兒便溺，忽大驚曰：「予所誕者，豈女也耶？」嫡室聞而趨視，則非女非男，在二者之間。闔室皆變色，聞之公父，乃大戚，始悟婦死之故。重責婢媪，而兼及其妻妾，究亦無如之何，惟時時隕涕而已。比長，恥使為閹，亦教之誦讀。年十二而父卒，猶學為文。及應童子試，邑人攻之，竟不得考。公乃忿忿束裝入都，漸致通顯。每言之，猶歎獻不已。

外史氏曰：謂他人母，亦莫我有，兒固以乳為母者。乃不第不有其子，且並其所有而去之。窮凶極惡，要之皆淫之一字，實為厲階。淫則必陰，陰則必毒，吾因以告夫天下之為父母者。

銀箏

故明鼎革時，天下遭流氛之亂，烽煙匝地，羈旅者多不能歸。甲申以降，本朝大聖人出，海內永清，民始得返其鄉井。鴻雁哀鳴，旋集安宅，甚盛事也。涇陽商人李元燮，久困於吳楚間，亦將復其邦族。策一蹇衛，徐驅於邯鄲道上，重睹山川風日之勝，不禁快然。薄暮，宿某縣旅舍。主人，其鄉人也，挽留宿，不忍遽別。旦起，開觀市上，往來絡繹，依然盛世之氓，心益欣悅。立未久，聞市人嘩曰：「穢物來矣！」多奔避，唯恐不及。李愕然以問，主人笑曰：「行且至，子試覘之。」李因佇候。俄見一人，身無半縷，僅以尺幅蔽其私，竟體污穢，若負塗泥。迫視之，發氈面鬼，氣如新遺之矢，十步之內，漸不可耐。人有不及避者，輒掩鼻而趨。李強忍而觀，雙鉤荏弱，一婦人也。乃大駭，察其異，容雖不潔，其目則灼然如秋水之波，其腰則弱然如春風之柳，低鬟斂恨，俯仰生姿，苟具深心者，莫不知為尤物。李諦視良久，驚曰：「此固非常品，奈何污辱至此？」因不避其諱，潛尾之。女至人家，即呼曰：「銀箏來。」人隨以敞器置食，委之地而與之。女手一小竹背，即傾於其中，再詣他處乞。約足一人之食，返其故道，不再履人門戶，飄然自去。李躡跡相從，女至一廢宅，人遂不出。李默識其處，然後歸。及見主人，亦不復齒。至夜，始往伺之，聞破壁中，似有人吟詠，音甚嬌細。傾聽之，則七言律也。其詩曰：「黃巾滿地翠娥羞，愧向風流作楚囚。吞炭不緣仇未雪，文身只為美堪憂。敢辭泥滓十分流，略避綸竿一旦鉤。幸遇安瀾還淨俗，阿誰刮目到滄州。」詩雖不工，語甚明顯。已而又吟曰：「故鄉咫尺似天涯，遺臭流芳念不差。玉骨縱甘埋糞壤，翠眉寧忍映荒沙。石中自韞無瑕璧，樹底誰憐薄命花。試向燈前欣把臂，守宮依舊色如霞。」李素知書，聆其音韻清潤，不禁雀躍。大呼曰：「刮目者至矣！守宮砂可容一驗乎？」女聞聲懸知為日尾己者，乃隔堵牆與語曰：「君真有心人也，不為俗目所拘，能識妾於污濁之內，洵為獨具隻眼者。但暮夜之間，幽僻之地，嫌疑易涉，不敢呈身，竊自恕。」李笑曰：「百體無絲，提防盡潰，卿此言無乃嬌乎？」女曰：「不然。妾雖裸裎人側，人實不以人視妾，妾遂不以女自居。今者君既知妾，妾猶以此相見，是人與人相值而無男女之別也。妾即衣履不全，猶不敢見君，矧無禮之若此哉？」李因詰曰：「然則終已不見乎？」答曰：「妾望豪傑如望歲焉，詎忍交臂而失之？曩者見：君垂盼，知必辱臨，故吟拙律以見志。君果剖石取玉，披沙揀金，不以污辱而收之，妾請俟於前途，永執箕帚，君以為何如？」李大悅曰：「是予所願也。」遂叮囑而別。詰朝李起如市，潛置女衣一襲，袍襦咸具，歸即束裝。主人留之不住，匆匆辭去。約行半里許，聞叢莽中小語曰：「郎來乎？妾固料無爽約也。」窺窺而出。李視之，泥垢猶昔，熏猶已少異，益喜其有心。乃即驢背取衣與之著，女止之曰：「不可。三年積垢，一旦逢君，當還我廬山面目矣。西僻有小溪，尚可滌灌，倩君隨予一往。」李從之，攜手同行，絕無德惡。女深感其情，因自述其顛末曰：「妾名銀箏，鄰邑紳家女也。年甫及笄，即以色美聞於人。適遇流寇兵起，父母深以為憂，逆知不免於包羞，將置妾於死地。妾悲父母乏嗣，乃踴而言曰：『賊之所悅者，色也。兒有毀容之術，使賊不可以近身，不癒於舍親而就死乎？』父母亦不忍予，遂聽之。妾預儲人犬之矢及穢污等物，聞城將陷，先以炭漆其身，繼以垢泥重以澣便，徑扶父母出奔。雖亂軍之際，白刃交揮，見妾以為狂，曾不一盼。嗣是父母失其產，又染痼疾，嘗在床蓐。妾以此親往賊營求乞以養。賊恒憐妾，而從無邪心，呼妾曰「癩人」，時以口食與之。如是者半歲，賊退而父亡。妾負母丐於四方，深懼宵小，因以不更。今春，母又見背，孑然隻影，

愈不敢稍露其形。脫非有心如君，妾亦不欲輕泄。」李因贊之曰：「卿固曹娥一流人也。但值栗烈，將何以堪？」女曰：「是亦有故，妾少時遭一女尼，授以異術，日飲冷水半升，運氣三刻，雖盛暑無憂其熱，隆冬無慮其寒。日行風雪中，體常溫暖。人以是目妾為仙，而不復狎視，職此之由。」李弗信，試以手撫其肌，時當秋盡，其煥不類無衣，乃奇之。語次，已至溪邊，女笑謂李曰：「丑形將露，愧實難禁，君姑少避三舍。」李故弗肯，女不得已始躍入溪中。沉浸許時，方加湔洗。李從岸旁睨之，塵濁盡去，膚亞新霜，掩映清波，不覺心醉。既而掬水沐發，發雖短而如漆，挹注盥容，容不滿而似月。芙蕖出水，華彩煥然，李於斯時，難免見獵之喜矣。女既浴訖，逡巡不敢登岸，李促之，甫腴顏露其半身。笑曰：「日裸逐於市上，反不如郎前之可羞也。」李至水邊，戲牽其臂，女始登。全體已現，倍覺魂銷。李將擁之歡好，女堅拒之曰：「野合非禮，君豈不知？必相逼，妾寧懷沙而死，不敢從君。」李乃止。以衣界之，女著訖曰：「使妾復得為人，君之惠也。」李遂以騎載女，而自控以行。至夕，宿於村舍，兩始定情，則猶然處子也。相偕至家，李之妻亂後已不知所往，因以女為室。女善居積，尤多智慧，相扶立業，家以稍豐。某縣數日不見銀箏，疑其仙去，猶嘖嘖稱異之。是真不知濁水之珠，而妄以為延津之劍也。噫！

外史氏曰：鬪逆跳梁，人民塗炭，閭閻之被禍尤烈。歷覽明末已事，不勝慘然。女獨有潔身之智，反以不潔為潔，抑亦奇矣。使當日惡其不潔，必以冶容為潔，其不潔猶可浼乎？惟能達變，可與守經。穢污既除，依然故我，以視深衣護玉，華服藏姣，一旦受美面之辱者，其相懸又何啻萬萬耶？又曰：女子之義，當處常時，雖尺寸之膚亦不可令人見。至於患難，則與其為人污，毋寧使人見。見可言，污不可言也。達哉，銀箏庶幾箕子之亞矣！

隨園老人曰：苟延性命，所以為親，倘遭微瑕，適以辱之矣。女之可貴者，以此；可傳者，亦以此。

董文遇

齊東董文遇，粗鄙不文，而近狎聲色。往往游乎康，使酒尚氣，以致躡柳蹂花。曲中以其世家，且豐於資，貪得纏頭，反畏之無敢怒也。一日初冬，將飲於妓館。聞有胡媼，攜二女賣歌於市，色藝皆妙選，齊之勾欄無其匹，人因從之如蟻。董甚欲羨，走價召之。遲久弗至，遂勃然，怒不可遏，盛氣以待。及媼至，布衣練裳，引其女，亦絕無華飾，被服綦縞，而態動神流，容妍骨秀，早如彩霞入座矣。董不覺降心，威嚴頓霽，惟作色以詢之。媼不答，二女從容應對，若流鶯之巧囀。董遂無從置喙，反大喜，命座共飲。一時妙語嬌歌，得未曾有，因更為之顛倒。歡然引滿，不禁酩酊。又以事怒妓家，舉盞擲之，誤中一女額角，血流如注。媼早變色而作曰：「村人不可與處，乃至是耶？」麾二女去之。出戶即飛躍登屋，鴛瓦無聲，而彩雲頓逝。妓家及董之僕從，罔不咋舌。視董已大吐狼藉，倒於席上。醉鄉侯之故態，人所習睹，惟扶之使臥於榻。越夕，即自歸。乃自此媼與二女不再見於市，知之者莫不咎董。無何，董與所親鄒姓，同赴近郭，裘馬翩翩，意氣甚都。忽縣役挾刺相迎，敬曰：「大尹命，將有要語相囑。」董雖衿貴，究不免於趨承，亟詰以大尹所在。答曰：「在某家園亭公宴。」役又語同行者曰：「鄒相公非他人，請亦偕往。」兩人皆大喜，從役疾馳，若恐不及。既至，果係邑中別墅。役請先入稟白，久而始出相延，董與鄒繫駒而入。歷門兩重，罔見大尹形影，即從役亦無一二，鄒與董皆疑。詢役，俯而不答。須臾得一亭，始曰：「止此相候，大尹當自出也。」遂亦踱去。二人拱候良久，絕無跡兆，乃就欄檻小憩。日將西下，枵腹雷鳴，董欲去，而鄒反留之，鄒將行，而董又止之。輾轉昏暝，甫聞人聲嘈雜，如在左近。靜聆之，笑語嬌婉，又若婦人女子，始大駭。方思趨出，忽前役引二人來，素衣白冠，高幾與園樹等，面目獐惡，狀如世之所繪無常者，大驚而踣。二人出巨練繫其項，若犬羊。行不數武，有公廡，絕寬敞，紅裙翠袖者，幾盈廳事，見董與鄒之形狀，莫不掩口而笑。強視其堂，珠箔四匝，飾以金玉，而雕題繡柱，輪焉奩焉，遂迷惘不知所為。又有頃，蟾魄高照，紗籠遍燃，廳上大呼曰：「速牽酌酒賊來。」白衣人驅董以前。廳中設高座，皤然者坐於其上，翠冠而錦衣，則故市上之媼也。董亦不甚記憶，威儀之下，僅俯伏聽命。媼數其罪曰：「汝以白丁紉袴，而妄思依翠偎紅。一事拂心，早聞狗吠。青樓中固皆薄命，復何堪汝之踐踏耶？且因恃醉傷吾掌珠，誠為擢髮難數。今既繫來，罪應莫逭。」董聞媼言，始悟前事，不得已而謝過，豪氣盡靡。媼又宣言曰：「此曹不足污吾刃，婢子可為吾擊之。」語未已，早有垂鬟數人，攬彩袂，舒柔荑，以掌加董面上。董猶靛靛畏避，頓覺襟袖中香氣流溢，且不甚痛。膩指著肌，柔若無骨，雖當驚懼之餘，尚覺形神俱軟。旋見一婢，以媼命酌以卮酒，曰：「此酖也，可飲之自死。」董又大怖，不欲下嚥，眾復夾持而灌之。芬馥襲鼻，絕無他異，而入喉以後，如冰雪沃心，精氣頓爽。董私念媼非惡意，方自喜，又聞群婢鼓掌曰：「自茲不再作高陽酒徒矣！」眾正哄然，歎自屏後有籠燭照二人出，新妝如畫，霞佩雲衣。諦觀之，則即二女者是。甫至幾前，媼即命以董退，詢曰：「鄒君安在？」白衣人又復驅鄒。媼熟視，怒曰：「蠢僕真不諳事！何恩怨不明，而亦繫累以來耶？」叱使去練，復下座逆之，且謝曰：「老婦龍鍾，指揮不克明爽，以致開罪於君，怨之幸甚！」乃遜鄒賓席，二女亦斂椎相見，色似赧然。既而媼命張筵，俄頃，水陸畢具。鄒因為董緩頰曰：「同造仙壇，而獨為階下之囚，渠即罪所應得，在某不勝踟躕，請有之，庶不使風月笑人。」媼似未首肯，二女又言之，語細不可聞。媼始驟然，命去董縛，亦令人座。白衣人遂皆不見，於是鄒董偕坐，媼之母女亦以主席相陪。酒香肴味，盤盞蒸騰，媼親起勸酬。獨至董則曰：「醉態不堪承教，請代之以茗。」董亦似不勝酒力，嗅之即惡作欲嘔。惟鄒歡然大酬，且與二女互相諧謔，若舊相識。酒數行，媼即命止曰：「夜闌矣，不可以再遲好合。」鄒遂起席，與二女同人屏後，如有夙約。媼與婢亦不少留，但見怪鸚啼樹，寒月照懷，廳上既未留燭，鬼嶙時時輝映。值清醒之時，無臥席之地，其苦又難言狀。幸而良宵易短，早已月落星稀。見鄒自廳後出，笑容可掬，拱曰：「誤登樂國，致君獨享清福，貪花人誠不免有罪。」董亦不敢有言，默默俱出，馬猶係於柳下，乘之遂返。途間始詢鄒以見厚之故，鄒猶囁囁。董叩之倍亟，始肯吐露。則媼之母女，挾技來齊東，已匝月。鄒故酷好狹邪，因以居室送之，並資其薪水，靡不週至。媼以是德鄒，二女亦與之相得，頗有不諱之意。自媼攜女適東，經數旬，鄒猶思憶不置。故是夕獨留鄒，枕席之間，倍極纏綿。鄒亦以蹤跡詭異，宛轉詰之，二女皆不諱。自言其身實狐，適間伎倆亦其母之小試道術耳。語已，董始驚愕，益為愧悔。歸至家，方各分袂。董故不欲直播，鄒亦秘密，他人絕無知者。乃自此董之於酒，向也親之若命，今也疾之若仇，杯勺不復入口。強飲之，涓滴落腹，不啻烈欲熾心，必臥病經旬，危而後安，遂不敢少為嘗試。且於花柳之鄉，足跡不至，猶可以面目向人，苟一涉其藩籬，則眉稜眼角，自生粉墨，拭之終不可去，人見之，皆笑不可仰。又必數日，始反其故吾，而豪情頓減，不再履章台咫尺地，反以此得為醇謹之士。而人之異之者，不免博加咨訪。經歷歲月，董始為人道之，聞者又靡不捧腹。餘聞此事時，董年已強仕，軀貌偉然，恒自述其少壯豪舉。蓋既閱十餘稔，青樓翠館之中，久無文遇之跡矣。

外史氏曰：酒為狂藥，豈不信然？大則以之賈禍滅身，小則以之招憎市怨。至若買笑追歡之地，雖以縱酒為豪，而數鬥沉醺，實殺風景。奈何叫號怒詈，幾以溫柔鄉為解醒之具，是真村牛之不若矣。旨哉，醉態不堪承教，一言直可作賓筵全詩讀，而曉風殘月之旁，又可書為座右銘。媼固解人，其言亦甚解頤。

馬元芳

馬元芳，淮右人，太史介庵公之猶子也。介庵疾篤，元芳為禱於岳祠，既歸，遇一急足隸，貌頗獐惡，逆而語之曰：「郎君勿旋返，奉公命來相召，請即同行。」元芳茫然，疑其季父所使，遂從之去。出城東門至一處，絕類郵亭。官役百數，見元芳皆聲諾曰：「公子來！」隸導之，見一紫衣吏，貌亦奇偉，謂元芳曰：「尊大人相俟已久，亟從予入。」時元芳之父猶在堂，為邑庠生，名位俱來顯，心甚訝之。及入，從者數十人，皆披繡鎧，手昭戟，或衣錦袍捧文書，分列階下。堂上巍然高座者，果其父也。旁有二八姝麗，狀如畫圖，捧符劍而夾侍之。元芳頓悟父卒，哭拜於地。父語之曰：「兒勿悲！帝命汝叔為濟南府城隍，方伯巨任也。天符已下，因其典試楚中有顛倒優劣一事，為文昌所劾。查予生平不履公門，不談隱惡，頗為上帝所器，因以予代之。倉卒起行，未遑與汝別，故召兒來一面。功名皆身外物，陰德勿或缺，勉之，慎之。歸語爾母爾妻，此行甚安樂，毋須悲悼。」元芳聞父言益大慟，伏地不起。父命人扶之出，又曰：「告爾叔父，好改革，相見有日矣！」元芳作兒啼，霍然頓覺。視之，日方卓午，身實臥於天齊殿前，大驚而起。甫出祠門，家人已竭蹶來報，則其父果歿。顛躓而歸，屍猶未冷，因撫之大哭。嗣聞母，妻言，其父晨起

猶扶杖游小園，呼童汲水，躬親灌溉，身體毫無痾瘡。既而往視厥弟，及歸，忽語家人曰：「速覓元芳來，天帝有命，以我代阿定之任矣。」蓋即太史小字也。有頃又曰：「候送者多，予不能復待，盍行乎！」言訖索衣，更畢而歿。元芳亦述其所夢，闔室駭異。往視介庵，則已汗出如蒸，不旬日而疾愈。

外史氏曰：旨哉，馬公之言，曰功名皆身外物，陰德不可或缺。初味之甚屬平平，及讀孟氏天爵人爵之論，始歎功名之浮而不實，誠不若陰德之實而可據也。馬太史一生耿介，徇為不愧厥字，而究以一事倒置，讓天爵於乃兄。不可缺一語，良亦有所見而雲。此康熙戊子事也。餘聞之太史令嗣，其伯父諱蘇，字立齋，先太史五年卒。所云相見有日者，殆不負其屬望乎。又曰：正直為神，固不限於資格，然亦有歿後晉階者。舊聞某府一通判，舟行赴其任所。行及江中，日有一巨艦與之偕，晝隱晦現，其籠燈牌額，則亦某郡分府也。乃大驚，疑為奸人冒贗，而行藏都又不類。至夜泊舟，因具官服往拜之，亦欣然延入。視其人，年屆六旬，岸然道貌，舟中亦載細弱，遂不敢疑其他。坐次，微叩之曰：「公之所之者，某府之倅乎？」答曰：「樗櫟之才，實忝此任。」曰：「然則將焉置予？」答曰：「不知也。」遂不勝憤懣，亟索其憑。慨然相視，閱之與己無殊，而所鈐者則東嶽大帝之篆也。駭然詢之，始自白曰：「公所蒞者人，予所蒞者鬼耳。生前為某邑教職，以清介得擢斯任，何竟不相容耶？」疑雖盡釋，心倍悚然，亟告退。強留之飲，歡然竟夕。次夜徑來答拜，由是往還莫逆，直至江乾，帆影乃沒。

瓢下賊

晉人王某為餘言，其邑中一積賊，則故偷兒中之黠者也。覬某村一婦，家小康而夫適他出，遂宵行以往，冀飽其囊。既至，徑俾其垣，兼辟其牖，仡然入其室中，放手榻前而立。時婦猶清醒，燈故未熄，見賊乃大驚。強詰曰：「若何為者？」答曰：「予欲資。」婦度不能禁，乃曰：「由若取之，予家亦僅溫飽者。」賊不膚篋，而易其可欺，復戲曰：「予欲眠。」婦大恚，不應。賊出短刃，長尺許，雪色與孤檠相映，晃耀一室。婦大怖，方覈棘無能自免，而賊因枵腹適苦饑，忽謂婦曰：「予欲食。汝為予炊，飽或即行。」婦大喜，頓得良策。以庖廚之在異室也，亟衣而起，且笑謂賊曰：「饑者無能久俟，予藏斗酒，原以備不時之需。子姑自酌，予往執爨，不一時而腹可果矣。」賊聞有家釀，亦大悅，而慮婦叵測，攜酒同往，就炊火釀而飲之。婦揣其意，亦不遽發，慙慙為供具。及賊將食，突出扃其戶，鍵以巨鎖，且大號。鄰佑有未寐，聞聲咸驚起，競持短梃，聚者十數人。婦啟外戶迎之入，眾亟曰：「盜安在？」婦指之答曰：「即在此中。方舖啜，預防其遁，業以葦蕪守之矣。」因賊無能遁，遂縷陳其狀，意頗自矜。眾視其室，黑暗都無所見。先以二人守戶，防賊衝突，甫命婦取鑰，排闥擁入。乃賊聞婦號，初無懼色，亦不奔竄，盡以其食物匿之灶底，而熄其火，蓋已得藏身之固矣。及眾入室以炬燭之，室中物俱安堵。凡婦所云式飲式食者，舉無跡象。惟甕中一瓢，漂搖水面而已，眾固疑不至此。而屋僅一楹，舉目可見，亦無待於冥搜，因反以婦為舉烽，相顧微哂，默然散去。婦竟無以自明，眾去乃大疑，曰：「予豈夢耶？炊具猶溫，所炊者亦安往耶？」語未終，甕中震響，眈然瓦解，見一人淋漓遍體，衣水而出，且謾罵曰：「予不汝戕，汝反戕予，真犬彘之不若矣。」眾去時室復掌火，婦見賊大驚，口未見啟，匕首早陷其胸，婦遂倒。賊復審視，徑斷其頭，然後履其閨闥，席捲所有，並覓乃夫之衣，易其濕者，而後去。平明，眾知婦死，乃大駭。及見破甕，始悟水面漂搖者，其下實即盜藪也。因以其狀首之官，而賊究不獲。後數年，賊遂以他案被逮，方拷掠間，忽昏憤自供如此，亦婦之幽魄不散也夫！